

路上的信

第一龙著

那些往事、那些岁月、那些足迹、那些思绪……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路上的信

第1龙著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路上的信 / 第广龙著.

北京: 石油工业出版社, 2014. 4

ISBN 978 - 7 - 5183 - 0036 - 5

I. 路...

II. 第...

III.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4188 号

路上的信

第广龙 著

出版发行: 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)

网 址: www.petropub.com.cn

编辑部: (010) 64250921 发行部: (010) 64523603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710 × 1000 毫米 开本: 1/16 印张: 19.5

字数: 270 千字

定价: 45.00 元

(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辑 那些往事

- 路上的信 / 003
在山野睡觉 / 007
喝酒 / 011
等车 / 017
元城记忆 / 023
野外 / 031
董家滩 / 035
客运站 / 048
水桥沟 / 053
纸坊沟 / 061
八盘磨 / 068
糖果 / 082
葱花面 / 084
喝茶记 / 087
上坟 / 091



第二辑 那些岁月

- 东大 / 097
岗家寨 / 101
张家堡 / 108
竹笆市 / 116
走钟楼 / 119
饭馆字画 / 122
来一碗 / 124
生字课 / 130
五十岁说 / 144
孩子 / 150
左右客上茶 / 155

第三辑 那些足迹

- 牛头寺 / 159
灵应寺 / 161
观音山 / 164
岩壁水滴 / 168
罔极寺 / 174



百塔寺的银杏	/ 178
卧龙寺	/ 183
再去卧龙寺	/ 186
圆明寺	/ 188
双林美佛	/ 190
普救寺	/ 193
潼关的桐花	/ 198
西藏的牦牛	/ 203
渭河莲	/ 207
游走汉城湖	/ 213
文成散记	/ 222
敦煌七里镇看树	/ 228
快乐的拉卜楞	/ 234
乾坤湾	/ 242
过龙门	/ 246
汨罗的下游	/ 249
走路记	/ 251



第四辑 那些思绪

- 钓鱼 / 257
- 日全食 / 260
- 水窖 / 262
- 气象站 / 267
- 还报 / 271
- 结实的窖井盖 / 274
- 深冬还保持绿色的法桐树叶 / 276
- 两场雪 / 278
- 叫声好听的鸟 / 281
- 定数 / 288
- 显摆 / 290
- 窥视 / 293
- 放生 / 295
- 砍头柳 / 297
- 吃羊 / 300
- 没有亮出来的T恤衫 / 304

· 第一辑 ·

那些往事





路上的信

过去，互相不在跟前，又没有手机、电脑，而固定电话也少，还要专门到邮局去打，于是，人们传递信息，安顿事情，主要靠写信。我到了野外队，大山深处，山塬起伏，如食肉动物的身体，却是禁锢的，被压抑的，我也和世界隔绝了，被遗弃了，虽然天地是如此广大，虽然四季是如此鲜明。在这一时期，我给家里写了许多信，搬动铁疙瘩的间隙，激荡而粗糙的劳动之余，要说什么能让我舒缓下来，就是写信了。

是的，是写信。在纸上落下一个个文字，我的酸楚和温暖，一起涌来，似乎在提示我，一身油污的我，在井架下挥洒汗水的我，并不是野蛮人，石油是重工业，入侵了农耕的山野，我还没有完全成为机械的一部分，我在和大地的冲突中，内心的柔软，还保持了弹性，我符号化的外表之下，作为一个人的欲念，还没有消失，还存活着，残喘着。

野外队的人，文化程度低，也要写信，哪怕一张纸上，就写了几个字，就说这个月给家里的钱寄出去了，就问老人身子好着吗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叮咛和问候。野外队的人，成家了的，没有成家的，都是单身，为一碗饭，在山里挣扎，拿命挣扎。家乡都在远方，在农村，一年到头，只有一次探亲假，牵挂多，担忧多，写信是必需的。随便一个老工人的枕头下，都会压着几封家乡的来信。有的怕别人看，还把信锁到箱子里。



我出门早，十七岁就离开父母，到了矿区，到了陌生的天空下。在家里时，高中毕业，高考失败，我沉闷，烦躁，盼着摆脱家庭，走出去，去远远的地方，一个人独立生活，证明自己还不是废物，还有些用途。可当我真的离开家乡，对父母的思念却日益强烈。尤其是在野外队，生活单调，要我贡献的，就是我的力气，越是这样，越感到家里的好，给家里写信，也频繁起来。而信的内容，却从未提到艰苦，提到山里的荒凉。我在信里说，我顿顿都能吃上肉菜，实际上我经常啃干馒头；我在信里说，我每天都能洗澡，实际上就是拿脸盆打来水，在睡觉前擦擦身；我在信里说，野外队发下来的工服，穿不完，实际上，一年一身单的，一身棉的，早就被油污浸透了，磨破了。我希望让父母知道，我是有出息的，我不但长大了，而且是成功的。可是，父母不可抗拒地老了，病也多了起来，我却难得回去，到不了跟前，我只能一封封写信，给父母精神上的问候，也要求弟妹好好念书，听话，不要惹父母生气。

我的父母都不识字，收到信，叫弟妹念给他们听。又把给我说的话，叫弟妹记下来，也是叮咛了又叮咛：穿暖和，吃饱。别和野外队的领导顶嘴，别和人打架。家里都好，不用操心。说的不外就这些。我探亲回去，在家里的抽屉里，翻出了我写的信，都保存着。妹妹说，有信来，父母高兴，听一遍不够，有时，要念几遍。平日里，也常提着我的小名问，有信来吗？听见外头邮递员的自行车的铃铛声，也赶紧安顿出去看看，是不是有信来了。我在家里，读自己写的信，情绪再一次波动，产生恍然的错觉。远方和家乡这两个阻隔的时空，似乎重合了，似乎保存了些值得珍惜的抽象的物质，却又以书信的形式具体地呈现了出来。

一封信寄出去，一条看不见的路，有起点，有目的地，是能够确认的。可是，一封信要抵达信封上的地址，却费尽周折。在路上走，快也得一礼拜，慢，则超过十天。即使这样，我也对邮局充满感情。野外队每搬迁到一



个地方，我都要打听最近的乡镇在哪里，邮局在什么方位。经常的，走路走一个钟头，才走到镇上，找见邮局是容易的，街上就几间老式的砖房，一定有一间是邮局。里头窄小，站不下几个人。我加入进来了，感觉自己和外面的联系，和家乡的联系，没有中断。感觉这里的空间很大，装进来的东西很多，送出去的东西也很多。我去邮局的次数多，发出一封信，过些天，又来，又发出一封信。看着我写的信，躺在一堆信中间，那么安静，可我知道，到了时间，我的信会被装进邮包，会走路，一路代替我回家。有时，野外队的营地在深山里，离镇子太远，写好了信，只能找人捎出去发。顺利了，会有外出的人，也有十几天把信压在手里的状况发生，这让我无奈又焦虑。

野外队经常搬迁，安营扎寨的地点，多僻背，收信也是很困难的。邮局的人，不送信过来。如果能确定在一个地方留居的时间长，可以安顿家里，来信写这个地方。隔上些日子，自己去邮局，窗台上一堆信，在里面找，就真找到了自己的一封。我在野外队时，多数情况下，都让家里把信寄到矿区机关，这样寄来的信，是不会落空的，但也有不足，只有野外队有人去，才能把信拿回来。十天八天拿回来是经常，一个月拿回来一次也有过。我去过矿区机关，那里有一个收发室，里头有一个柜子，组装成一个一个格子，每一个格子上都贴着纸条，写着不同的野外队的番号，里头填塞进去了报纸，信件。有的空了，是被拿走了，有的满满的，都没有空间了，说明这个野外队长时间没有来人取。我只要去矿区，一定要去收发室看看，看着我的信，拿着别人的信，都觉得高兴。有时，野外队离矿区机关也遥远，要几百里远，比发信的地点都远，一封信来到我的手里，也得费尽周折。

野外队生活寂寞，成天面对荒凉的大山，看见一个人都不容易，写信，也是一种排遣寂寞的方式。写信能安定内心，也缓解了对家乡对亲人的



路上的信

思念。收到家里来信，夜深了，还来回读着，也是幸福的。家里的来信，都是弟妹的笔迹，却是父母的口气，说的是琐碎的家常，对我都是重要的，对我都是安慰。想到以前父母对我指望大，我也有雄心，却落了个在野外队受苦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是对不住父母的不好受，是对不住自己的不好受。那些年，一封又一封信，强化了我对家里、对父母的情感，也让我没有沉沦，没有丧失面对艰难的勇气。野外队不是人待的，常常有人这么说。可是，我坚持下来了，我在坚持中迎来了离开野外队的机会。当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，我能想象出父母知道后的宽慰，也能听见父母发出的轻轻的叹息声。



在山野睡觉

我在野外队时，多数情况下，晚上，我睡觉香甜。虽然在活动板房那窄小的钢丝床上，夏天暑热，蚊虫成群叮咬，我照睡我的；冬天鼓荡大风，我冰冻的身子，也能在梦乡里取暖——只是早上起来，鞋子穿不到脚上，脸盆也不听话了，端不起来，都给冻住了，冻住到地板上了。

那阵子，我人年轻，瞌睡也多，说睡就能睡着。要是在井场劳累一天，刚钻进被窝，就失去意识了，似乎去了另一个不受苦的世界。我得承认，也不是每次都说睡就睡，睡不着也是经常的。通常是快过年了，想家，我就睡不着了。还有就是野外队上谁的媳妇来探亲了，我也会失眠好长时间。我都二十出头了，还没有谈过对象呢。

在野外队，出去，满眼荒凉，见到个人都困难，得受着。上班，搬铁疙瘩，一身土，一身油，也得受着。吃饭，清汤寡水，还吃不饱，还是得受着。想起来，只有睡觉最安慰人了。睡着了，啥都被隔离在了梦境外边，如果做个好梦，醒来，我也当真的一样，要高兴一阵子呢。

所以，我不应该失眠，可是为想家失眠，为女人失眠，我管不住自己。失眠就失眠吧，我不会整夜都失眠的，难受一阵子，瞌睡浓烈起来，我还是可以睡得深沉。

我最难忘的，是在山里的井场上睡觉。



野外队上班，三班倒，上夜班是经常的。一个班，如果一直站在井口，一直劳动，后半夜，我浑身乏困，有时，我竟然一边机械地操作着，一边就睡着了，我竟然能两不误！这很是让我吃惊，而我真的做到了。我缠旋绳，拆装吊卡，摆动油管，这些动作，我都在完成，同时呢，我的脑子，空空的，我睡过去了。这是多么神奇的能力，我能在睡眠中，实现对身体的控制和把握。不过，这样的睡，是片断的，不连续的，就是感到似乎睡着了，却随时又能醒来，就这么反复着，错乱着。反正，肯定睡了，我能体验到睡眠给我的身体带来的那种充实，虽然短暂，但我获得了这样的充实。这样睡眠，是极其危险的，回想起来，我要庆幸，我竟然没有发生一次伤胳膊伤腿的意外。

有的夜班，工作提前完成了，就停下了。不能早早回到野外队的营地去，要等到下班，值班车才来。于是，探照灯照射出来的一个个笨拙的身影，移动着，朝着不同的方向，寻找可以安顿身子的角落。井场上分布着油污和水渍，不能睡。山洼里可以睡，半山坡的垆坎下头可以睡，找到一棵树，树下面可以睡。起先，我胆子小，不敢走远，我在探照灯下面睡过，蚊虫如雨，得不停摆手，睡安稳是不可能的。慢慢地，我不害怕了，也走远，走到僻背处睡。这些地方，睡下去，身子和泥土，和青草接触，被山风吹着，看天上繁茂的星星，听虫子激烈的鸣叫，渐渐闭上眼睛，人进入虚拟状态，在我来说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井场是不断变换的，再变换，都在山里，不是山顶，就是山沟，睡觉的选择，也跟着变换。有一段，井场跟前，有一个半人高的土窑，不知做什么用途的，人能进去，不能坐，只能睡下，我也睡过。睡在里面，我没有担心土窑坍塌，却产生了被埋葬的感觉。这个土窑，一起找地方睡的，都愿意睡，谁占上了，就归谁。有的井场，施工周期长，便派人看护，便拉来一间值班房。这样，在冬天，一个班的人，睡一地，都睡



在值班房的地上。地面小，人挤人，交织着，而且，都往火炉子跟前靠，都想多乘点暖合。一次，我的棉工衣让火引着了，烟起来，没把我呛醒，把别人呛醒了，浇了一缸子水才浇灭。

天冷了，或者遇上阴雨天，外面就不能睡了。又没有值班房，瞌睡在身子起伏，却发愁没有地方躺下。不过，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我有办法。井场上，有一间工具房，有一间库房，都是铁的，顶子、四边、底下，都是铁。我在这两间铁房子里都睡过。工具房里一张桌子也是铁的，而且，还是铁板的桌面。一次，我就在这张铁桌子上睡了一觉，时间很短，反正我睡着了，而且，竟然遗精了。我没有做梦，即使做梦了，也没有梦见电影明星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呢，我挺奇怪的。在铁桌子上睡觉，是要下决心的。刚挨上铁桌子，是巨大的冰凉，针一般的冰凉，穿透我的棉工衣，刺激着我的皮肤、骨头，甚至血液。我挪动着，强制着，来适应铁桌子的冰凉，终于，我睡着了，像在冷库睡觉一样。可是，很快地，我又醒来了。铁桌子不断地生发着冰冷，我暖和不了铁桌子。我有限的热量，无法抵抗铁桌子的坚决的冰冷。看来，铁桌子是不适合睡觉的。库房不像工具房，地板是一层铁板，库房的下面，铺着一根一根钢管，只是，钢管和钢管之间，有一人宽的间隙，横着睡，竖着睡，都不得劲。我把一卷散开的棕绳放到两根钢管中间，棕绳有锅盖那么大，中空，身子蜷起来，睡进去，刚好盛下。在棕绳上睡，虽然有悬空的感觉，但是，我一下子踏实了，很快，我就迷糊起来，自己把自己抱得紧紧的，身子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热，总的来说，还是很舒服的。

我最佩服自己的，就数在通井机上睡觉了。冬天，通井机是不能熄火的，不然，水箱油箱就冻住了。通井机像拖拉机，又像坦克，操作室躺进去一个人，还是富余的。可是，活塞在运动中发出的声音，平时在山背后听，都觉得刺耳，更别说在跟前了，更别说在操作室里了，更别



说躺在里面了。我竟然如此顽强，我就躺在里面，打算睡觉。刚躺下，那剧烈的声音，就往耳朵里钻，不光耳朵，还往身上的毛孔里钻，往身上有缝隙的地方钻，我硬忍住，忍不住也忍，似乎我要验证自己抵抗噪音的能力似的。除了噪音，身子下的铁板，还在震颤，抖动，这样，我的身子就放不平稳，就随着铁板一起震颤和抖动，这我同样忍着，同样忍不住也忍。最难受的是，通井机的噪音、震颤和抖动，传导进耳朵，我老是觉得痒，我得不时用指头捅几下。鼻孔也痒，头皮也痒，浑身都痒。这些，都是在躺下的初期，才感受明确，躺久了，就习惯了，就觉不出来了。似乎没有噪音，似乎没有震颤和抖动。必须提到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，由于通井机在发功，操作室里是温暖的，身子下面的铁板，也烫烫的，热炕一样。咋说也比外面强，外面，是零下十多度，外面待不住，就是给我长一身羊皮，也待不住。

回到野外队，天大亮了。按说，我应该美美睡一觉，可是，人就那么贱，现成的床，绵软的被窝，我的瞌睡也没有睡光，我却不愿意睡了。土路上走，走半个钟头，到镇子上逛去。不打算买啥，就是看人。镇子上，也没有多少人，但总归能看到人，有走路的，有和我一样逛的。镇子上唯一的商店，我一定会进去，有个营业员，女的，长辫子，红脸蛋，看一眼，我都感到愉快。经常的，我有意无意在她面前逗留，有时不好意思了，我就买一盒牙膏，不过，这样就可以和她上说几句话。